



## 胡塞尔的“未来”概念

2006年1月19日

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作者:詹姆士·R. 门施

### 作者其他文章

暂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 HTM 备用,

初看起来,对未来的现象学思考好像是一个语词矛盾的说法。现象学所关注的是被给予性或当下。在现象学寻求明见性的过程中,它所注意的是已经被给予的东西,这种注意似乎不能处理未来。未来的定义既然是尚未当下,那么也就是尚未被给予。于是,在生存主义者看来,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的此在的“此一”(Da-)、在此(thereness)是处在未来之中的。现象学忽略了,未来是内在地处在我们的在世之“此在”(being-there)之中的东西。[①]现象学忘记了,“价值”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内在地处在世界之中的。在关注作为通过其视觉特性而已被给予的事物之构造的同时,现象学忽略了这些事物的可想望性(desirability)的性质,忽略了它们是一个价值事物的性质。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可想望性才促使我们去占有它们。想望(desire)指引我们去获得我们尚未占有的东西,即尚未被给予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体现了未来。这样,对价值或可想望性的思考就必须根据我们天生的未来指向。但是,现象学对此却无能为力。事实上,它对未来的冷漠最明显地表现在它的这一假设中:价值是在我们把握到一个感性显现着的客体之后才被构造出来的。一旦把价值当作“附着”在感性显现着的客体上的东西,现象学也就忽略了未来在我们意向生活中的作用。[②]

本文提出的主张在于:尽管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批判初看起来貌似合理,它却仍然需要得到修正。对胡塞尔著作的研究表明,他对未来的关注不断增长。实际上,胡塞尔已经把向着未来的方向看作是内在地处在我们的意向形成之中的。胡塞尔对这个方向的分析首先从触发内容的“吸引”方面出发,而后是从我们本能的欲求方面出发,他认为,就我们对存在与价值这两者的设定而言,这是根本性的。

### 1、滞留与前摄

胡塞尔对未来的探讨在开始时是相当谨慎的。他1905年关于内时间意识的讲座几乎没有考虑未来。[③]他在一个段落中的确曾断言,期待是回忆的反面。因此,对我们所保留的现在的意向在时间中向着原本的事件回返。与此相对,期待则前行去意指尚未存在的现在。[④]另一个相当含糊的段落含有插入的一页,这是胡塞尔应爱迪·斯泰因的要求而于1917年补写的内容。它主张“任何记忆都含有期待意向,它们的充实导向当下”(《全集》10, 52)。这意味着,“回忆虽然不是期待,但却具有一个向前指向被回忆之物的未来的视域……”(《全集》10, 53)。作为这些说明的一部分,这里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主张:“任何原本构造的过程都是由前摄(或期待)所引发的,这些前摄空乏地构造着将来之物本身,它们抓住将来之物,并使它得到充实”(《全集》10, 52)。

为了理解最后这个说明,我们需要回到1917年的L手稿上去,尤其是回到它们对前摄过程的描述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向自己展示将来之物的过程。既然它被描述为滞留过程的反面,我就来扼要地描述一下滞留过程。滞留过程实际上是连续的。因此,我具有一个感性的印象。这个印象在我体验下一个印象时还被保留着。当我体验下一个印象时,我不仅保留着先前的印象,而且也保留着前一个印象的滞留。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作为感性过程之连续的结果就是“滞留的稳定连续,以至于每一个后面的点都是前一个点的滞留”(《全集》10, 29)。因此,我的逐次体验的每一个感性印象都因为这种连续而连续地是当下的。每一个都在他的原本内容的“滞留之滞留的连续链上”得到保留。[⑤]这些滞留并不只是对这些内容

的体现。每一个逐次的滞留都将过去的“滞留变异”添加给这些内容。因此，沿着这个延长着的链而延续的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就体现着这个作为日益增多的过去的内容。我把这一内容体验为行将结束的东西。

在胡塞尔的描述中，前摄链同样表明一个间接的意向性。[⑥]如果滞留链是一种对已经拥有的已经拥有……直至对原本印象的已经拥有，那么前摄链作为它的反面就是一种对预先拥有的预先拥有……直至对未来印象的预先拥有。滞留链会随时间的推进而增加，而前摄链则随着它们所意指的内容对现在的接近而减少。它们的不同长度与未来的不同程度相符合。凭借这些前摄链，我们期待一系列有序的内容，例如，一段乐曲的各个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带有与其所前摄的未来相符合的不同时间位置。

根据L手稿，我们的前摄产生于我们过去的体验。这些体验的一段滞留具有一个“未来的视域”，它穿过被保留的过去而朝向将来的东西延展。这个视域之所以出现，如胡塞尔所说，乃是因为“过去的风格被投射到未来中去。”[⑦]换言之，在我们体验时，我们不断地预期。我们假设，这个新近的体验，在对“过去的风格”的维护中，将会证实那些我们业已体验过的东西。如果新近的体验的确满足了我们的期待，由保留而“形成”的前摄意识就“充实了自身”。[⑧]在胡塞尔看来，在期待与充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在过去的和新近的体验之间的关系。它将我们已经保留下来的素材联结在一起。在时间过程持续时，这个新近的体验本身被保留下来。因此，在过去的和新近的体验之间的原本的前摄关系便成为一种在两个被保留的体验段之间的关系。这个新近体验的滞留是一种我们的期待得到满足的滞留。如果这每一个保留下来的片段(stretch)都体验着一个前摄的趋向，而且这每一个片段自己都曾是一个对更早片段的前摄趋向的客体，那么在期待与充实之间的这个关系便将那些曾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而被保留下来的体验总体统一起来。

## 2、新的时间图表

为了展示我们的前摄意识的形成，胡塞尔修改了曾在他“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出现的时间图表。[⑨]

### 图表1. 原先的图表。

在原先的时间图表中，水平线E1E2代表一个原生(primary)素材的已有系列，垂直线E1E2代表这个素材的滞留，而随后的垂直线E1E2E1则表明这个滞留的滞留。在修改后的时间图表中，代表被保留素材的垂直线E1E2E1得到扩展，超出水平线而包含E2E' 3。这个新的分割代表着与滞留系列相连的时间前摄片段。E2E' 3的期待自身指向沿E2E3水平片段而展开的原生素材。如果这些素材是作为被期待的出现，那么对前摄片段的意向便得到充实。现在，随着时间的前进，充实着这些前摄的被体验片段自身得到保留。因此，它在E3时间上成为被保留的片段E2E3。这时的结果便是：在E1E2和E2E' 3之间的原初的前摄关系现在成了一个在两个被保留的片段之间的关系。因此，E1E2E3的线段再造着较早的滞留E1E2连同其前摄的趋向E2E' 3，并且再造出（保留着）充实着这个趋向的素材。胡塞尔对这个关系做了如下的描述：“较早的[被保留的]意识是前摄（即‘指向’较后者的意向），而后继的滞留便因此而是较早的滞留的滞留，它的特征同时也被描述为前摄。因而这个新产生的滞留再造出较早的滞留连同其前摄的趋向，并且同时充实着这个趋向，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在这种充实中贯穿着一个对最近时段(phase)的前摄。”[⑩]这里所涉及的在下一个体验时段或片段中发生的充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片段也具有它的前摄视域、一个指明了接续的片段的视域。因此，垂直线E1E2E3也伸展到这个水平线以外，这个伸展就象征着它的前摄趋向或未来视域。这个视域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就像我们曾引述胡塞尔所说的那样：“过去的风格被投射到未来中去。”换言之，在体验时，我们不断地预期。我们假定，在对“过去的风格”的维护中，新近的体验将会证实我们业已体验过的东西。

### 3、自身意识与意向性

所有这些都只是对那个由内时间意识讲座所提供的简短梗概的完善。这里还没有解释我们为何要进行假定——即是说，我们为何将过去投射到未来中去——这个更深的问题。然而，L手稿为我们对前摄的理解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两项。第一项所考虑的是它在我们前反思的自身意识中的作用。在讲座中，这种自身意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滞留保留着滞留活动的结果。因此，滞留始终将它自己作为它的直接客体来拥有。凡是形成这种自身指涉的地方，都始终会有某种对它自身在其流动中的前反思意识的自身在场。[11] L手稿将这个论证扩展到前摄过程。我曾说，我们是在我们对未来内容的前摄性的在先拥有的一个前摄性的在先拥有……中假定未来。由于前摄在其对未来的系列假定中涉及到它自己，自身指涉（并且因此，自身在场）也就标示出它的过程的特征。因而胡塞尔说，“由于它是不断更新的意识，由于它在流动、变化，并且对过去和未来的意识也如此变化，所以，这些[变化的]意识也就是在此。一个具有如此结构的流动的意识必然是一个关于自己是流动的意识。”[12]换言之，前摄和滞留的形变之结果是一个“意识流在其每一个时段中的自身意识”[13]

第二项是对我们的感知意向的变化的一种“发生的”解释。表达这一项的最佳途径就在胡塞尔“感知就是诠释”这个断言的术语中。在胡塞尔看来，感知的客体之所以显现，乃是因为“我以某种方式对现时被体验到的感觉内容进行诠释”[14]。我给予它以“同一个意义”，我所看到的对象的意义。[15]一旦我在看这个对象时所体验到的内容支持我的诠释，这种“诠释性的意义”便被证实或“被充实”。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胡塞尔的立场。假设在晴朗的日子，我注意到有个看起来像是一只猫的东西蜷伏在矮树丛中。当我想走过去看清楚一些时，它的特征就显得更加清晰确定了。我看到的一部分显现为它的头，另一部分是它的身体，还有一部分是它尾。我根据我的所见而假定，当我接近时会有进一步的特征显示出来：这个阴影会被看作这只猫的耳朵的一部分，如此等等。如果我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我的体验就应当构成一个显示出这些特征的发生模式一个部分，即是说，构成一个以感知的方式展示出我假设为我所见到对象的发生模式的一个部分。然而，如果我弄错了，那么在某些方面，我的体验就无法充实我的期待。我当作是猫的东西就化解为一组微弱的阴影。

按照这个例子的说明，诠释就是预期。这是对一个内容系列的前摄，这些内容将会把客体呈现出来。对胡塞尔来说，这种前摄是对我们所体验的内容的一种意向塑造。在前摄的过程中，我们宁可注意某些内容而不注意其他内容。我们关注那些与我们的前摄相配的内容（手稿，L I 16，第2a—2b页）。我们也把这些内容诠释为充实。因此，胡塞尔在描述我们对一个声音的听时写道：“只要声音还在响……前摄就还在指向将来之物，并且以充实的方式接受它，亦即对它进行意向的构形。因而每一个原现前(Urpräsenz)都不仅仅是内容，而且还是‘被立义的’内容，因而原呈现(Urpräsentation)就是被充实的期待”[16]。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是标示出感知特征的“特殊的意向性模式”。这个意向性将现时被体验的内容“回”指向“先前的东西”，即指向形成我们前摄之基础的滞留[17]。因此，感知对象之显现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形成。显现是一种连续的充实，即在一个新的意识连同其新的印象素材出现时，一个先前意识的前摄指示的连续充实。每一个先前的意识都恰好把我们的看一个被给予对象的诠释意向具体体现为对一个在其保留的内容中的前摄指明的当下拥有。

这个意向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是一个预期，即对在被给予的序列中的一个被给予的内容系列的预期。然而这个意向也在预期这个具有特殊特征的对象。这种情况贯穿在内容的“融合”(merging, Verschmelzung)过程中。首先，这种融合既包含我们的瞬间印象，也包含这些印象的滞留，即那些滑回到过去中去的印象之滞留。在一个新印象显现的同时，先前的印象被“挤到后面”并且被保留下来。这两个印象都融合在包含着它们的当下中。因此胡塞尔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如下：“从原印象到原印象的过渡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新印象与直接滞留的变化相结合，同时与较早的印象的变化相结合，而现在这个同时的结合自身也重又以滞留的方式发生变化，如此等等。但这个同时的结合只有作为内容的融合才是可能的；因此，在原印象与直接原滞留之间发生了一个在两者的同时性中的融合，而这种情况持续地在每一个瞬间发生，并且在每一个瞬间都是作为直接的内容融合。”[18]这种融合扩展到这个滞留的滞留上，而且，当一个被给予的印象连续地被挤到后面时，这种融合甚至扩展到这个印象的所有滞留上。[19]由于这个缘故，被保留之物的相似性质彼此得以相互加强。在得到加强之后，它们获得这些原素统一的不同特征的突出点。由这类特征所组成的这些统一本身获得一个确定的突出点，一个允许它们从它们的背景中脱出来的突出点。对胡塞尔来说，融合导向“通过特别的、产生出它们特征的同时融合而连合起来并且突显

出来的统一”。[20]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被融合的内容保持着它们的不同时间标示。因此，被融合的总内容被当作是穿过构造总内容的诸内容的被保留的时间位置之后仍然存在的东西。换言之，它显现为一个持久对象的内容。[21]根据这个内容所做的预期现在便指向这个对象连同其对象特征的连续。更一般地说，我们的前摄指示假设：那些通过对其内容的融合而呈现出一个被给予的客观世界的“过去的风格”将会持续下去。在我们感知意向的构成过程中，我们因此不仅向前投射出保留内容的特殊系列，而且也向前投射出对这些内容的融合，即那种使特殊对象得以产生出来的融合。在预期中，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对象连同它们的特殊特征。

这整个观点无非意味着，这种融合不仅包含滞留，而且也包含对内容的预期。两者在意识中都是当下的。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因而在原真之物(Primordialien)中不仅具有瞬间的现实感知的统一，而且还在与它的统一中具有滞留意识、关于刚才的意识，以及前摄意识、关于刚要到来之物的意识”[22]。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包含着这两者的那个感知意向蕴含着指向未来的“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沿着胡塞尔时间图表的垂直线上行，它“横”切图表的滞留链和前摄链。因而它意向性地呈现出这个统一，使它通过我们所保留和预期的内容之融合而凸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被预期的内容具有一个原本的原素当下。被融合的东西就是对这种当下的预期。构成这种融合之基础的内容是一个被保留的内容，它的原本当下已经在过去发生过。这是我们在预期时向前投射的内容。

#### 4、触发性与时间化

就其分析的所有细节而言，胡塞尔在L手稿中并没有超出休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休谟已经看到，我们是在我们过去体验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我们预期“这个系列在同一个风格中的连续”[23]。这里的深层问题在于：这种预期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的那些被保留的、将我们引向未来的体验之性质是什么？

在其《被动综合分析》中，胡塞尔转而从体验的触发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将触发定义为“意识方面的刺激(stimulus, Reiz)、一个被把握的对象对自我所发出的特殊吸引(pull, Zug)。这是一种吸引，它是在自我的朝向中释放出来，并且由此而持续地追求……对对象的进一步考察”[24]。对象的这种吸引力实际上就是印象的吸引力，这些印象的并存与融合使得这种吸引力呈现出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所有触发的原起源都处在、并且都只能处在原印象以及它自己的更大的或更小的触发性之中”(《全集》11, 第168页)。根据《被动综合分析》，这种触发性的吸引就是把意识引向未来的东西。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对指向未来的横意向性负有责任。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要随胡塞尔一起留意：被保留的内容的触发力会随着这些内容的滞留链的延长而减少，就是说，会随着它们在体验过程中向过去的进一步坠落而减少。[25]反过来，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滞留的清新度的递增而增多。在此刻，即在“原印象的发生”的瞬间，它是处在它的最高点。触发内容的这种递增的吸引(draw or pull)就是使内在于被保留内容中的前摄的意向性得以产生的东西。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在同等条件下(ceteris paribus)，原印象地出现的東西在活的当下中比已经滞留的东西具有更强的触发趋向。正因为此，就增殖方向而言的触发具有一个统一的未来趋向，这个意向性主要是指向未来的。”(《全集》11, 第156页)[26]

在触发和意向性之间的联结是发生在作为意向(intentio)的意向性的基础层面上，(intentio)这个拉丁词标示着向着某物的“伸展(stretching out)”或“拉伸(straining)”。在这个概念中隐含的“张力(tension)”是由触发内容的“吸引(pull, Zug)”所引发的。[27]这种吸引引导自我(ego)朝向这个内容。自我向这个内容的“伸展”乃是在一种对未来的指向中显示出自身，这个未来穿过各个滞留而走向将要到来的东西。[28]

从这个分析中得出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对于我们的时间化而言，触发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触发所引起的努力是一种占有、拥有和牢牢持有其对象的努力。[29]在原本的层次上，它在滞留与前摄的形成中显示自身。因此，滞留就产生于对牢牢持有或保留触发内容的追求之中。这些内容作为新的印象瞬间相互接续，逐次地释放出它们的触发力。然而，只要这种力是当下的，它们就牢牢地被持有在滞留之中(《全集》11, 第173页)。正如刚才所指出的那样，同一个触发力就处在我们的前摄性的预先拥有(having-in-advance)背后。这种拥有是与那种超出当下印象瞬间的努力相关连的。

假如这种构造是一个时间过程，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这种构造也是依赖于触发的。从触发中产生的滞留与前摄——如我们所说——是一个持久对象之构造的要素。原印象内容和被保留内容的并存与融合使得一个业已持续的对象之当下产生出来。借助于我们的前摄，我们具有诠释的意向，即：将这个对象当作一个会连续持久的对象。因此，我们具有一条依存线，它从新的印象瞬间的触发力开始，进一步穿过在触

发过程中被引发的滞留和前摄，并且结束于那个建基在综合上的构造。因此胡塞尔写道，“每一个活的当下都带出……新的触发力的新的起源……它们能够使（对内容的）融合、联结、对比的综合在每一个并存中都成为可能”（《全集》11，第172页）。带着恰当的内容，每一个这样的综合都可以发生。这里的基本必需是触发。再引一段胡塞尔的话：“对于自我来说，惟当意识的被构造之物在触发着，它是在此的”[30]。这乃是因为，“现实的联结、现实的统一性构成始终地和必然地以触发力为前提，或者说，以触发的差异为前提”（《全集》11，第172页）。这些差异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触发力随被保留内容的清新度而增加。如前所述，这种增加就是将自我指向未来的东西。[31]

胡塞尔把关于触发力与融合的想法结合在一起来说明，我们为何在我们体验的基础上来进行预期。例如，假设我们观察p、q的序列。当p再次作为p'出现时，一个对相应的q'的预期便会发生。在胡塞尔看来，“统一化的、通过共同体而联结起来的素材必定是（预期的）基础。”因此他对此描述说，随着新的p'的显现，“以滞留的方式已经坠落的”p“……获得一个附加的触发力……。”换言之，p与p'的融合包含着它们的触发力，结果便是一个在被保留的p的触发力上的增加。这个触发力溢向在时间上邻近p的q，而后作为其直接继承者被保留下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当p“获得一个触发力的增加，这个增加过渡到q”（《全集》11，第187页）。结果是一个在这两者之间的原联想。被保留的p现在是带着被保留的q'的触发吸引力的增加而被体验到。它是带着q对它自己的增加了的“吸引”而被体验到。一个意向，这就是，某种张力或某种从一个到另一个的伸展在发生。导致这个对于被保留的p和q而言的结果的融合对刚刚发生的素材p'和q'具有同样的效应。因此，p'对下一个印象瞬间的固有指向便通过对被保留的p'对q的指向而得以融合并且得以成形。胡塞尔总结说，“与此相一致（与对p的触发力的增加相一致），q'也接着刚刚出现的p'而被期待”（同上）。换言之，被保留的p与刚刚发生的p'的预期性意向的融合之结果在于p'向一个新的q'的“伸展”。重复加强着这种效应。由于p连续地为q所跟随，所以触发力从新印象到相应的被保留内容的“伸展”便会增强在这些内容之间的触发性结合。既然这些内容在行进中已被融合，这个结合便将自我显示为一种在我们期待中的增强，这个期待是指：我们当下体验着的p会再次为一个q所跟随。

## 5、目的论与自身构造

在《被动综合分析》之后，胡塞尔的未来思考便集中于它对我们自身构造所起的作用上。触发的想法再次起着中心作用。我们的自身构造是随着那些联合我们流动生活的滞留和前摄而开始的。我们的生存穿过由它们所引起的时间综合。我们的个性本身依赖于使此综合得以可能的触发。因此，时间化对触发的依赖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对触发内容的依赖。这种内容“唤醒”自我。它们带来作为“触发与行动之中心”的自我具体存在。[32]

胡塞尔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开始于对自我作为时间体验中心的思考。在我的所有体验中，我始终处于现在，始终位于正在离开的过去与被预期的未来之间。因此，在胡塞尔看来，“自我中心化的第一个概念”是这样一个“中心，它提供时间当下的感觉(sense, Sinn)，它处在时间当下之中，而且它在感觉上(sensibly, sinnhaft)为过去的和未来的时间所涉及”[33]。滞留为我提供了我对过去时间的感觉，而未来则通过我的前摄而是当下的。但这两者都在为我提供我对作为一个时间中心的我自己的感觉，这个中心就位于我的保留的和前展的体验之间的边缘。这个体验流动着；但是，相对于我自己，我保持着现在。因此，我对现在和流动的体验将把我定位为一个时间通道的点。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我把我自己体验为“一个持续的和逗留的原现在”，即是说，体验为这样一个点，时间流穿过它，而且时间的承载内容的瞬间就在它之中作为当下的和现时的涌现出来。只要滞留的和前摄的过程持续着，自我就会持续地被设定为这样一个中心。按照胡塞尔的表述，它的中心现在持续地被构造为“对一个穿越流动着的内涵而言的凝固形式，以及所有被构造的变异的原起源点”[34]。自我在其现在中显现为这种中心的起源点，这意味着，与这种流动内容相关联的触发看起来像是在影响着它。这些触发所引起的努力看起来像是它的努力。无论如何，从生成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来自自我的触发和行动实际上就是它的构造要素。这种看起来标示出自我特征的构造力实际上就是它所建基于上的过程的结果。因此，作为时间中心和起源点的自我之显现乃是建基于触发所引起的滞留的和前摄的过程之上。而后，对于胡塞尔来说，在唤醒这个过程时，亦即在唤醒那个为其作为“体验中心”的存在奠基的过程时，触发内容也在“唤醒”自我。[35]

因为一个指向未来的横意向性穿过为自我定位的滞留和前摄，所以自我必然是转向未来的。换言之，它的作为“一个触发和行动之中心”的存在本质上是目的论的或指向未来的。因而胡塞尔写道：“每一个先验自我都具有其天生的东西——它自身天生地承载着对它的流动的、构造的先验生活而言的‘目的论基础’，在这个先验生活中，先验自我在对世界时间化的同时也将自己作为人而时间化。先验自我在其奠基性的构造中、在其不带有自我参与而开始的[作为时间化的]本质形式中内在地承载着流动的、纯粹联想

的下自我的(sub-egological, unterichliche)时间化。”[36]在这个陈述中隐含着几个论断。第一个论断在于，自我的“唯一奠基”贯穿在一个“下自我”的时间化中。这是一个贯穿在滞留和前摄的过程中的时间化。启动这个过程的是触发内容的连续输入。只要时间化是随着由触发内容带来的向着未来的“吸引”开始的，那么它就生来便是指向未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过程会作为自我的“目的论基础”而先于自我起作用。当胡塞尔将它称作“联想的”时，它是指原素素材的并存与融合。它们带来这样的特殊意向或“向前伸展(stretching forths)”，它们构成联想的基础。因此，回到胡塞尔的例子，由q所跟随的p的连续体验通过融合而导致它们之间触发结合的增加。这个结合将它们统一在一个原联想中。这个联想引导我们，当我们具有一个清新的p的体验时，我们会预期q。而后，这个联想的时间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联想的、时间化的意向性”。将它带来的真正融合同样也产生出——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一个“自我意向成就的一个新的本质形式中，这种成就在于，用触发性和行动性构造起有效性的统一”[37]。

最后的这个论断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对未来之指向的确定意义。这是一个对构造的指向。创建着自我的时间化表现为在指向统一的构造过程中的“自我的目的论基础”。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种时间化所引发的融合与突出标志着“各个触发与行动已经对准了(directed towards, abgestellt auf)本体论的构造”。因此，导致自我中心的自我之存在的真正同一个时间过程也启动着目的论的构造，它为自我提供一个周围的、中心的世界。事实上，它的作为一个自我——即作为触发和行动之中心——的构造在本质上是与“联想的、自身时间化的意向性”相一致，这种意向性导致自我去构造一个客体的周围世界。[38]而后，借助于它的时间基础，我们可以说，它的在此世界中的此在本质上是定向于未来的。它不仅做出预期，而且也在构造它所预期的东西。

## 6、本能

剩下的最后一个要素将会完成这个关于胡塞尔对未来之思考的概要论述。它只能通过《被动综合分析》中所思考的一个确定问题来引入。我曾引述胡塞尔说：在“原印象发生”的瞬间、即在现在点，触发内容的吸引处在其最高点。设果如此，我们怎么能说，这种吸引并不随原印象而结束，而是继续超出它呢？换言之，如果当下被体验的现在内容的确就是吸引的源泉，为什么我们的前摄性的预先拥有(having-in-advance)会超出现在？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的一系列手稿中，胡塞尔用“我们对新的、尚未被体验的内容的本能追求”这样的说法来重新定义这种朝向未来的吸引。这时，我们的未来指向并不只是由我们当下的印象所引发，而且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所引发，即“所有生活都是不间断的追求，所有满足都是暂时的满足”[39]。对于胡塞尔来说，这种“追求是本能的”。在我们的构造生活的真正开端上，“追求是本能的（因此，首先是隐秘地）‘指向’那些在‘未来’才被揭示为自身构造着的世界统一”[40]。我们可以说，这种努力为这些世界统一的构造提供动能。与此相似，构造本身被看作是一个以本能为基础的功能。[41]

对触发性的“吸引”概念的修正可以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内容都触发我们，并非所有内容都引发我们这方面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对有些内容是很冷漠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特殊的内容是否能够实现一个本能的需求。如果它能够满足，就会有一个特殊的努力与它相配，这个努力在寻求通过获得内容来满足这个需求。这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特殊的内容之所以触发我们，乃是因为“存在着各种特定的追求方式，这些方式‘在本能上’与[它们的]原素补充物原本地相一致”。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原联想”。这不是一个“通过相合的联想”。[42]换言之，这不是由上面讨论过的触发力之并存与融合所引发的联想。毋宁说，胡塞尔关注的焦点在于，是什么才引发使融合得以可能的触发力。在追求与内容之间的“原联想”停留在一种“非客体化的本能”上，它推动着我们去寻找这个内容。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种本能指明“对感觉素材和感觉领域的兴趣——先于感觉素材的客体化……”，这就是说，先于“一个在课题上可被现实化的客体”的此在。[43]因此，以“原联想”为基础的追求简直就是由本能的、天生的对特殊素材的兴趣所组成的。这些素材的触发力就来自我们对于它们的先天依附。

触发力的这种本能起源允许胡塞尔将我们在前面段落的主张表达为关于我们生命之本能基础的要求。时间综合的过程全都被视为本能的作用。在它们后面便是那些拥有和牢牢持有内容的本能“欲求(drives, Triebe)”。因此，滞留的和前摄的过程被理解为一个“普全的欲求意向性(Triebintentionalität)”的部分。他写道，这种意向性“统一地构成每一个作为固持的时间化的原当下，并且具体地从一个当下推进到另一个当下……。”[44]这种推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我们的前摄意向性中表达出自身的本能的预先拥有(having-in-advance)的功能。如此看来，这种预先拥有含有一种欲求，即在当下中拥有，也就是说，现实地体验那些将会充实我们的前摄的内容。在《被动综合分析》中，这种前摄的趋向被看作是触发内容的触发“吸引”的结果。如上所述，它在当下印象的瞬间达到它的最高点。在以后的手稿中，向着未来的吸引被看作是对获得新内容的本能欲求的结果。这就是它穿过当下瞬间去包

容未来的原因。就过去而言，这种“普全的欲望意向性”的效应是滞留与滞留的连接，这个结果是被保留的当下与进行着的当下的统一。内容的触发吸引又再次被看作是拥有和牢牢持有内容的欲求。而后，这个前摄的和滞留的欲求的结果便是被我们体验为时间之“厚度”的“持久的时间化”。它是由当下瞬间及其被保留和被前展的内容之联想视域所组成的。

前面已经指明，在对构造的思考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形变。在《被动综合分析》中，构造被看作是内容的并存和融合的结果。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的原素统一的触发吸引被当作自我朝向它们的吸引。因此，与这种融合同时出现了一个指向未来的横意向性，它意向地呈现着这些统一，即是说，构造着这些统一。与此相平行的一个描述隐含在“客体化的原初本能”[45]的说法中。“对素材的”本能“兴趣”便建立在它的基础上。这些素材的融合将这种非客体化的本能改变为一个客体化的本能。因此，横意向性成为朝向客体构造的本能欲求的一种功能。同样，导致这种“横意向性”的“触发内容”之融合被看作是一个“对于本能意向而言的开端（出发点）”，胡塞尔写道，这些本能意向“最终在‘视觉事物’(visual things, Sehdingen)的构造中充实自身”。[46]

与“唤醒”自我这一概念相对，出现了一个相应的再诠释。我们曾以感觉的触发吸引的说法来描述它。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吸引开启了使自我成为时间中心的过程。我们再次将这个吸引翻译为一种本能的关系，这种苏醒可以用我们对触发性感觉的身体反应的说法来加以描述。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自我通过非自我之物的触发而苏醒，并且它之所以苏醒，是因为非自我之物是‘有趣的’，它本能地告示出来，如此等等，而自我以动感的、直接的方式做出反应”[47]。通过触发内容而“本能地”被告示的东西，乃是使我们身体的所需得到充实的客体。我们本能地将它们当作是一种朝着这些客体的指向。因此，这里所说的动感的（或身体的）反应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我们的本能欲求就是指向对我们身体之所需的满足。身体通过其各个肢体的运动对触发内容做出反应，试图满足它们。[48]结果便是，“苏醒的”自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时间中心而苏醒。它的苏醒也包含着它的身体表现，因为它的动感反应引发了对它自己身体因素的各种感觉。在任何一个对感性客体的把握中，这种“动感(kinesthesia)”都是当下的。我们目光的集中、我们脑袋的转动、为看得更清楚而做出的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贴近的观察客体……而做的努力”的例子。按照胡塞尔的说法，这种结果动感与由客体所提供的视觉素材混合在一起。一个“意向性的统一”将这两者结合为我们所构造的这个客体。[49]

而后，这个“苏醒的”自我就必然会被身体化。它的苏醒——或构造——是特殊内容的作用。这些从本能上决定优选出来的内容，是满足其身体需求的内容。相同的观点也对客体一般有效。当我们抓住客体时，我们将它们作为可以满足一种特殊需求的客体接受下来。它们不被理解为仅仅是当下的。它们在这里为我们回应一个被感受到的需求。胡塞尔写道，这暗示着，“单纯的感觉素材以及在最高阶段上的感性对象，如对主体而言是在此的、但又是‘价值无涉的(wertfrei)’事物，乃是抽象。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与情感无涉的……”[50]。这里的暗示在于，这个苏醒的自我是一个感受着的（或追求着的）自我。它的被唤醒、它的追求、以及触动着它的触发内容，所有这些都—起被给予的。单独的每一个都仅仅是抽象。胡塞尔对它们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内容就是非我(non-ego, Ichfremdes)，感受已经是自我的了。内容的‘招呼(Ansprechen)’不是对某物的呼唤(Anruf)，而是自我的一种感受着的在旁—存在(Dabei-Sein)，而且它不是一种通过走去和到达的在旁存在(Dabeisein)。自我并不是某种自为的东西，非我并不是一个与自我相分离的东西，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转向的空间。相反，自我与它的非我是不可分离的，自我在内容联系中的每一个内容那里以及在这整个联系中都是感受着的自我……”[51]事实上，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就这种同一，我们可以说，“从原素素材方面而言对自我的触发就意味从自我方面而言的趋向(tending towards, Hintendieren)、追求(striving towards, Hinstreben)”[52]。只要这种追求产生出滞留的和前摄的过程，苏醒的自我——如前所述——就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中心的形式。它成为一个被身体化的、以本能为基础的“触发和行动的中心”。

## 7、总结

如果回顾一下，那么胡塞尔对未来之思考的这个最后阶段可以被看作是对我们开始时所提到的两个异议的回答。第一个异议在于：现象学方法连同其对明见性和被给予性的关注，疏忽了未来在我们意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现象学方法忽略了我们在一个世界中的“此在”的“在此”的未来。第二个异议在于：现象学方法忘记了，“价值”是内在于这个世界的。就事物的构造乃是作为业已通过它的可见特征才被给予的而论，现象学方法没有考虑事物的可理想性的性质、事物是一个价值事物的性质。

胡塞尔把构造描述为一种具有本能基础的功能，这些描述适合用来反驳上述异议。事实上，无论是《被动综合分析》还是随后的手稿都没有假设：客体首先只是作为事物而被给予，价值是此后附加给事物

的。只要原本的被给予性与我们的本能追求相关，价值就必须被视为来自这个起始的当下。它是与作为触发着和触动着自我的事物的最初当下一同被给予的。对于胡塞尔来说，上述本能追求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的定向。而后，胡塞尔的最终立场在于：我们天生地、本能地指向未来。我们不是脱离身体的笛卡尔式旁观者，而是被定位在我们的在世之在中的参与者。

最后一点或许可以用在胡塞尔时间化思考中世界作用的变化来表述。在他早期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世界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原印象”。无论如何，这个作用是根本性的。“原印象……不是”由意识“创造的”，这个事实意味着，“如果没有印象，意识就是无”。没有印象，滞留的过程就无法启动（《全集》10，第100页）。随着《被动综合分析》，胡塞尔的注意力转移到由印象所提供的触发上。这个转移立即产生出世界的作用。它所提供的印象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对我们的滞留和前摄的过程而言本质上被动的素材的供给。印象所唤醒的触发引动了这些过程。触发力的“吸引”使它们得以启动。与此相应，自己(the self)被看作是向着这个世界而被吸引的。它成为一个向着世界客体而被吸引的自己。如果胡塞尔将这个吸引回溯到我们天生的本能欲求上，那么自己从一个脱离身体的旁观者向一个完全得到定位的参与者的形变就得以完成。时间化本身成为一个本能的功能，一个完全依靠我们的身体需要、并且因此而依靠我们的在世之在的本能的功能。

由此看来，胡塞尔对时间化的发展思考可以被视为自我之必然身体化的一种累进实现。这是一个以“自我与非我是不可分”的要求来告终的思考。我们确实无法将苏醒的自己从唤醒它的内容中区分出来。在这个语境中，“自我的‘目的论基础’就在它自身中”这个主张恰恰是强调了这些内容。它们所唤醒的时间化正是那种赋予自己以其总是先于自身存在的性质的东西。这同一个时间化为这个自己的此在的此(Da-)提供它的未来。在向着一个将会满足它需求的世界而被吸引的同时，自己始终先于它自己。先天的、本能的欲求始终将它们的“在此”定位为尚未(not-yet)。

(译者：倪梁康 /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James R. Mensch: "Husserl's Concept of the Future", in: Husserl Studies, ??

---

[①]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始终强调未来的重要性。他把此在定义为一个关忧其存在的存在，而后将此在的在世之在看作是一个不断在筹划中运作的存在。在此在的筹划中发生争执的不仅仅是它想要做什么，而且还有它想要是什么。此在在其计划和筹划中所思考的焦点是它的未来。因此，海德格尔写道：“此在的存在整体性即操心，这等于说：先行于自身的一已经在（—世界）中……的存在”（《存在与时间》，图宾根：马科斯·尼迈耶出版社，1967年，第327页。这篇文章中的所有德文翻译都是我自己的）。海德格尔补充说，“‘先行于自身’奠基将来中。”对未来的指向事实上是对我们作为此在的存在的一个存在论特征描述。用他的话来说，“向‘为它本身之故’筹划自身建基于将来，而这种自身筹划是生存论状态的本质特征。生存论状态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同上）。（这里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文引自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略有改动。下同。——中译注）

[②] 正如海德格尔的反驳所表述的那样：如果人们假定，“价值的存在论起源最终只在于把物的现实先行设定为（其）基础层次”，那么价值问题便“从原则上提错了”（《存在与时间》，第99页）。惟当我们认识到未来是“生存论状态的本质特征”，这个错误才能被克服（同上，第327页）。

[③] 事实上，这可能是这个讲座的编者之一海德格尔之所以假定胡塞尔对将来漠不关心的原因。

[④]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第26节，编者：R. 波姆（海牙：马提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6年），《胡塞尔全集》10，第29页。（以下作者在正文中直接简称该书为《全集》10，并给出页码。——中译注）

[⑤]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编者：R. 舒曼（海牙：马提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6年），《胡塞尔全集》3，第183页。

[⑥] 胡塞尔这样表述：“任何一个前行的前摄在前摄的连续中都与任何一个接续的前摄相关联，就像任



何一个后续的滞留都与这个系列中的任何一个先行的滞留相关联一样。前行的前摄在自身中意向地隐藏着（隐含着）所有较迟的前摄，后续的滞留意向地隐含着所有较早的滞留。”（手稿，L I 16，第6a页）——我在这里要感谢胡塞尔文库主任R. 贝耐特教授允准我引用胡塞尔手稿。

[⑦] “一个事件前行得越远，它自身也就会越多地提供给更具差异的前摄，‘过去的风格被投射到未来中去’……滞留的各个分支的进程，或者说，刚刚产生的滞留分支的各个意向内涵以规定内容的方式作用于前摄，并且向它先示出意义”（手稿，L I 15，第32b页）。

[⑧]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现在我们再来看前摄。每一个垂直片段的到来都是‘受欢迎的’，或者说，每一个滞留的瞬间连续都含有一个对下一个瞬间连续的前摄，并且在连续的间接性中含有对进一步的瞬间连续的前摄。从生成论上(genetisch)说：当新的核心素材一再地、持续地出现时，旧的核心素材并不只是以滞留的方式坠落，而是有一个前摄的意识‘产生出来’，这个意识迎向新的原素材，并且在与它们相遇的同时充实着自己”（手稿，L I 15，第22a页）。

[⑨] 两个图表都出现在手稿L I 15的第22b页上。为了清晰起见，在字母写法上做了少许更动。下列等式恢复了胡塞尔的原本字母写法（我的字母是在每一等式对中的第一个）。就第一个图表而言： $E1=E1$ ， $E11=E22$ ， $E22$ 没有书写在胡塞尔的图表中。出现在这条线末端的反而是E。 $E2=E2$ ， $E21$ 没有书写在胡塞尔的图表中。出现在这条线末端的反而是E。就第二个图表而言， $E1=E1$ ， $E11=E12$ ， $E12=E13$ ， $E13=E14$ 。在胡塞尔的图表上，这条线的末端被标明为E1。 $E'3=E'3$ ， $E3=E3$ ， $E31$ 没有写在胡塞尔的图表上。 $E4=E4$ 。在胡塞尔的图表上，水平线的延伸超出了E4，它的终点被定在E上。

[⑩] 手稿，L I 15，24b。

[11]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内在时间构造的意识流不仅存在，而且还如此奇特、却又仍然可以理解：河流的自身显现发生了，因而这条河流本身在其流动中应该得到必然的把握……。在这意识流的瞬间—现实之物中显现出来的东西，就存在于这意识流的同一些过去时段的滞留瞬间系列之中”（《全集》10，第83页）。

[12] 胡塞尔的全文是：“在意向性的变化中，总体意识不仅在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意识，……而且，由于它是不断更新的意识，由于它在流动、变化，并且对过去和未来的意识也如此变化，所以，这些[变化的]意识也就是在此。一个具有如此结构的流动的意识必然是一个关于自己是流动的意识”（手稿，L I 15，第37b页）。

[13] 用德文来说，这个论断就是：意识具有“意识流对其自身的意识(Seiner-selbst-bewußt-Sein des Bewußtseinsstroms)，并且是在它的每一个时段中。”在涉及其自身时，它具有“其‘全知性’(Allwissenheit)”（手稿，L I 15，第37b页）。

[14] 关于“感知就是诠释”的主张，胡塞尔曾写过如下说明：“感知意味着，有某物在它之中显现出来；而诠释则构成我们称之为显现的东西，无论它正确与否，无论它是忠实地和相即地依据直接被给予之物的范围，还是以假设未来感知的方式超越出这个范围。……它们都叫做‘显现’，或者更好是叫做显现的内容，也就是感知诠释的内容。”（《逻辑研究》，乌苏拉·潘策编，海牙：马提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84年，《全集》19/2，第762页）（两点说明：1、作者在这里所引的是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版，而不是修改后的第二版。2、这里的《逻辑研究》中译文引自中译本：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99年，略有改动。下同。——中译注）

[15] 因为胡塞尔曾描述过：“在被体验内容的变换过程中，我们以为感知地把握到同一个对象”，“不同的感觉内容被给予，但它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被立义、被统摄”，……根据此意义，这个立义是一个体验特征，它首先构成“对象的为我的此在”（《逻辑研究》，《全集》19/1，第（396—）397页）。

[16] 手稿，L I 16，第4a、4b页。也可以参见第5a、5b页。

[17]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每一个前摄作为原前摄都是通过新的东西的出现而充实自身。只要有一个充实产生，例如一个在诸感知进程中的感知，一个意识就会通过一个意识而在渐次的‘相合’中充实自身。但这不就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意向性模式，它意向地回指着一个前行的模式？”（手稿，L I 15，第15a、15b页）。

[18] 手稿，C 3 VI，第75a、b页。胡塞尔在这个语境中也谈及“贯穿显现的东西（das Durcherscheinende）”，参见同上，第79a页。

[19] “一个融合的统一在持续的中介中将瞬间的原印象与较早印象的瞬间滞留和连续的不同阶段的变化联结在一起”（手稿，C 3 VI，第75b页）。

[20] “在印象的瞬间域中，我们现在具有通过特别的同时融合而连合起来并且突显出来的统一，这些统一在流动中、在流动和流逝之间‘构建起’、构造起具体持续的、在持续中始终是印象的（感知的）统一，而一个统一的构造就意味着一个在流动中固持的印象当下的构造”（手稿，C 3 VI，第76a页）。

[21] 参见前注以及手稿，C 3 VI，第166页。

[22] 手稿，C 7 I，第20b页。

[23] 在总结他的立场时，胡塞尔提到了休谟。德文中扩展了的段落为：“……；如果原素素材（而后是所有其他原体验）的一个原序列的块片（Stück）流逝了，那么就必定会构成一个滞留的联系，但不仅仅是如此，——休谟已经看到了——意识始终在行进之中，并且进行进一步的期待；即是说，一个前摄‘指向’在同一个风格中的序列的继续，而这是在那些作为核心素材起作用的原素材之进程方面的前摄，同样是在滞留连同其在它们之中起作用的映射的进程方面的前摄”（手稿，L I 16，第8a页）。

[24] 德文的全文为：“……标题触发。意识方面的刺激（stimulus, Reiz）、一个被意识的对象对自我所发出的特殊吸引（pull, Zug）——这是一种吸引，它是在自我的朝向中释放出来，并且由此而持续地追求自身给予的、不断揭示着对象性自我的直观——亦即持续追求认知、持续追求对对象的进一步考察。”

（《被动综合分析》，编者：M. 弗莱舍尔（海牙：马提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6年），《胡塞尔全集》11，第148—149页）（以下作者在正文中直接简称该书为《全集》11，并给出页码。——中译注）关于《被动综合分析》对“触发”之处理的总体概括，可以参见安娜·蒙特丰（Anne Montavont），“《被动综合分析》中的触发现象”，阿尔特：《现象学评论》，第2辑，1994年，第119—139页。

[25] “在原印象之物的持续滞留变异的同时，它把它的触发力保持为那个作为同一的而被构造起来的素材，但这个触发力不是没有削弱。……显然，属于它们和这个整体的触发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削弱。”（《全集》11，第169页）

[26] 同一个立场也在手稿C 4，第5a页上出现。

[27] “伸展（stretching out）”、“拉伸（straining）”和“张力（tension）”是在刘易斯和肖特那里读到的“意向（intentio）”一词的三个基本涵义。从那时起，它的涵义就是“心智对某物的向前指向”（《拉丁文词典》。C. 刘易斯和C. 肖特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976页）。

[28] 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就这个吸引是在滞留中变小而言，“未来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相比具有一个触发性的优先地位”（手稿，C 4，第5a页）。

[29] 这个特征描述适用于构造性生活的所有层次，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追求着的生活……所有行为生活都是追求着的生活，朝向拥有……”（手稿，A VI 34，第34a页）。

[30] 《全集》11，第162页。这种触发含有在未来方面的吸引：“显然，（指向对象方面的）联想的唤醒也向前进入到未来中。……从此唤醒处出发，这个唤醒也随着对象性融合的线索向前伸展，”（同上书，第157页）。

[31] 当然，这种指向的风格是由过去设定的。

[32] “具体的自我存在（清醒自我的自我存在）是带有自我极、带有触发与行动之中心的活的时间化……”（手稿，C 3 III，第38a页）。

[33] 德文的全文为：“在这里我们具有自我中心化的第一个概念，……即作为自我中心，它提供时间当

的意义，它处在时间当下之中，而且它在意义上被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所涉及”（手稿，C 3 III，第45b页）。胡塞尔也写道：“……自我是意识的‘主体’。主体在这里只是对中心化而言的另一个词，这种中心化能够把所有生活都体验为、意识为自我生活，并因此而能够生活着地体验某物、意识某物”（手稿，C 3 III，第26a页）。

[34] 在这里扩展了的陈述是：“而在这种流动中，有一个固着的和持存的原现在被构造为对一个穿越流动着的内涵而言的凝固形式，以及被构造为所有被构造的变异的原源泉点。但与原源泉的原现在的凝固形式相一致而被构造的是同样如此凝固的形式的一种双方面的连续性；因而在总体上，被构造的是一个凝固的形式连续，在这个形式连续中，原现在是对两个作为变化模式的分支的连续而言的原源泉的中心点，这两个连续是：刚刚曾在的连续和未来的连续。”（手稿，C 2 I，第11a页）这种将原现在（或当下）等同于原自我的做法出现在胡塞尔思考对揭示它的还原的前一页上：“如果我在先验的观点中、即带着理论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回归到我的这个先验原自我上、回归到我的先验原当下上……”（同上，第10a、b页）。这个原当下是我们的主体存在的“原形式”，它是某种构造着自身的东西：“原现象的、具体的当下流、在其存在的原构形中的先验主体性，是原流动着的当下，但在流动着流逝的存在形式中还是当下、并且一再地是当下；一个持续的变化并且恰恰在其中持续构造着自身的当下。”（同上，第10a页）。这个构造贯穿在滞留的和前摄的“变化模式”中，它们将它定位为一个“中心点”。

[35] 这个唤醒贯穿在滞留的和前摄的过程中。它们就是自我的首要构成。娜塔丽·德普拉在撰写她的出色研究时忽略了这一点“正是在触发中、在它所激起的张力中以及在它所给予并引发的推动中，自我首先得到被动的构造”（“胡塞尔晚期关于时间性的手稿[1929—1935]中的时间性与触发问题”，阿尔特：《现象学评论》，第2辑，1994年，第73页）。

[36] 手稿，E III 9，第7a页。

[37] 这里的段落紧接在前面所引述的段落之后，它的完整内容是：“本质上与此相一致的是特殊的自我存在，在其本质形式中、在其虽然也是联想的自身时间化的意向性中、但却是在自我意向成就的一个新的本质形式中，这种成就在于，用触发性和行动性构造起有效性的统一。但这是在始终一同进行着的、一同参与所有有效性构成物的联想的持久基础上进行的”（手稿，E III 9，第7a页）。

[38] 在这里扩展了的段落为：“各个触发与行动已经对准了本体论的构造。目的论的东西。联想的时间化成就的进程就已经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它已经是‘有指向的(angelegt-auf)’。出现的原素统一的种类和分配、它们在感性领域中的分配——以及不同感性领域之统一共同作用——，以便‘自然’连同自然的空形式、时间形式能够构造起自身。”（手稿，E III 9，第5a页）在这些说明之后，胡塞尔还增加了一点，即这种目的论有其本能方面的基础。对此我们会在下一节中继续讨论。胡塞尔写道：“但这只是动力(Dynamis)的一个抽象组元、趋向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被抽象掉了（当然，这种抽象是危险的）。在自我方面：本能、本欲……”（同上）。这里被省略的是我们的“对躯体的本能朝向——对躯体构造的本能的、意向活动一意向相关项的趋向……”的目的论。

[39] 手稿，A VI 26，第42a页。

[40] 手稿，A VI 34，第34b页。

[41] 关于作为本能驱动之构造的更为扩展的讨论参见笔者“本能：一个胡塞尔式的思考”，载于：《胡塞尔研究》，第14辑，1998年，第219—237页。

[42] （德文的全文为：）“触发才释放出活动触发，或者，触发的确带有在各个做或追求状态的模式中作为做的朝向追求(Hinstreben)。而这是所有广义和狭义的‘动感(Kinaesthenen)’的领域。这是具有不同确定性和具有原初本能确定性的追求方式，原初‘本能地’与原素的陪伴相一致。因而这是一种原联想的形式，但它并不是通过‘相合’的联想。”（手稿，E III 9，第23a、24b页）

[43] 手稿，C 13 I，第11b页。李南麟写道，这种“非客体化的本能”是这样一种本能，它们“作为特别兴趣指向感觉素材，因为它们特别内容的缘故，即因为它们的美、甜、暖等等的缘故”（《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多特雷赫特：克鲁威尔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44] 手稿，E III 5，载于：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第三部分：1929—1935年，编者：I. 凯恩

[45] 手稿，C 13 I，第10a页。这个说法表现在一些修辞性的问题中。胡塞尔问道：“人们可以谈论一个原初的‘客体化’本能吗？”（同上）。在5行之后，他在考虑了非客体化的本能之后问道：“我们应当把客体化的本能……设定为第二原本能吗？”（同上，第11b页）手稿的第11b页紧接第10a页。参见卢汶保存的打字稿第9页。

[46] 手稿，C 16 IV，第40a页。扩展了的段落为：“我们在此具有视觉领域，其中被突出的素材——联想的。即是说，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原兴趣指向它们，而是它们在触发，这就是说，它们对于本能意向而言的开端(terminus a quo)。这些素材最终在‘视觉事物’的构造中充实自身，如果我们抽象地忽略那些一同融合的本能趋向。现在这里还包含着眼动力动感(okulomotorischen Kinaesthese)的本能激动——但不仅仅是自为的，而且还有其他动感系统也一同被激动，对这些系统我们首先不得不忽略不计。”

[47] 手稿，B III 3，第5a页。

[48] 对此，胡塞尔做了这样的描述：“作为首要的、最普遍的日常需求，它们是直接身体的和借助于身体性的关涉外身体的一世俗的(weltlich)需求和充实的满足。身体的器官是由自我在行动中设定的（身体行动），并且行动间接地继续前行，在身体上，自我与世俗的东西、外身体的东西相关”（手稿，A V 5，第135a页）。

[49]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个素材在动感的进程中发生变化，不是以动感—原素感觉的一同行进的方式，相反，这是本能的、欲求的过程……视觉的和动感的变化不是并列进行的，而是在一个意向性的统一中进行的，这个意向性从视觉的素材过渡到动感中并且穿过动感而导向视觉的东西，如此这般，以至于每一个视觉的东西都是终点(terminus ad quem)，但同时又作为起点(terminus a quo)在起作用”（手稿，A VI 26，第40b页）。

[50] 手稿，A VI 26，第42a页。

[51] 手稿，C 16 V，第68a页。

[52] 手稿，B III 9，第70a、70b页。

文章添加：[陆沉](#) 最后编辑：[陆沉](#)

相关文章：

---

点击数:6377 本周点击数:10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没有找到相关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思问哲学网](#) Copyright (c) 2002—2005

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

蜀ICP备05015881号